

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

離中死亾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冒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民失戢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宮室營耶
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
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
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
使人徧走群望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
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
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遣詞以問之胡旦胡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渾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屬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

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
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
見馬端臨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
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
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
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
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
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及頃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諺也又龜於中流

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
龜恐亦傳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
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
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
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
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

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
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
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
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竟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
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
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
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引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讖沈約因謂晉元帝本
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越意論
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
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健實繼晉而
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春秋纂疏左
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曾君卜
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僖之上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
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
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
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
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
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
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侶也然魯獨有祈而無
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

說室礎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
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
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嘗
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
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
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
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又
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
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
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
少南薛季龍金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
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
固爲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爲婦人之詩以栢舟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汎彼栢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栢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栢舟爲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甫將藩
屋奔鬼質敗謀與元虜崔柳倒持李宗覆其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

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
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褚不能備
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
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願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
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
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
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
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
以亾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
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
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
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
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
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姒爲有罪之人褒姒實

鬻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爲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
不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
使人弔且饋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
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
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
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
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
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卻亦召夷吾于梁呂
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
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
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衆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不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
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
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墻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汝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乎荅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道方士王
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
覩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
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闕此碑乃知徽宗自以
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
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
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
汲冢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

磬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予考玉磬事
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
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於是以前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
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義爲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莪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莪也非漢人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爲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惟耳之恃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夫曠警者也聲之清汗耳可得
色之赤白目安得觀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
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
十里皆以其氣之蹇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
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
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
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
子曰晉若遏師必于殽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
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
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
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
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脉支
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
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因淫魚
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下狀侶爾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
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擊指凡
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四

兩山墨談卷之五

吳興陳寔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

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
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
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
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
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
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
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
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
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
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
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
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
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
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
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
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辯于筆林中聊復一

及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
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
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
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
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
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
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頌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于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

之以事之爲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
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
其存於煨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
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
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于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
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于郊度其已
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
人爲海內討惡見惡尚不怒况於軀之已斃者

哉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
傳解其畧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獻于
國庶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以
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穆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
餘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云
云者謂告天以斬戮紂軀之事也洪氏不原其
意直謂用紂于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
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
小白至此復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

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推此亦可例矣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所爲蕭摯嘗記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即以一月日違明對之時夸警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大

液池等在金時當介菴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
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藥
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
宋史交州傳丁璉蹠而射魚意即古之矢魚耳
公穀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欠通
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
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
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備示客曰六

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
預坐驚起摘伏邁項闢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
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誰乎後之君子當
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
其於事之本末殊爲乖錯也蓋斯事具載于中
吳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
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
伯玉公達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
有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馮藏公達

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之首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末云。諸儒謂伯玉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永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姑蘇。伯玉作記時。蓋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爲記。與曾子固驚伏之說。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整言峭。至論其要妙。則莫踰所傳之數語云。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菜名。雉尾蓴第一。

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膾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供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罔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

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羹初未嘗及也
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柳
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畧曰陛下厭居法
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垆極遊樂而后返臣
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
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
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頃甚可畏也萬一當乘
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宣和遺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畧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于油幢。千金之子不闢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京不爲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近聞

有賊臣高俅楊戩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薰蠱
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
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
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
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
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惜藝祖夜幸普
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創業之初焦
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爲

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
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
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
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
取進止此表意向質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
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爲遺
事時以輔諫微行竦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
可得則僞誤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
矣其蕪恠猥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燼諸

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
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
爲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

紀聞竊憤錄今皆
併入宣和遺事中

賈嬪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爲馬形鬣
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踞之以洩獸子作馬形
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備雅
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
此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
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
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
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爲象虎也臣
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天下
之獸見虎咸齽而亾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
出牖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爲語奇
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飽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

季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友郤數十回遂卒是
季之禍詞語促之也子國託錢鄧王有玉樓春
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
感時傷事不減於字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
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
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
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愜意焉旣後成公卒同甫
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

孰敢違子人之云。亾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
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叙夜分之
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
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
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
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
叙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
書婺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

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

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
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
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
者余爲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
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
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爲實
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
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
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澗步或抄節
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
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
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
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
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
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庵劾台
子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

成怨周公謹叙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父遊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復間之於妓由是妓意頗改同甫恚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因是捃摭其罪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譖唐于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甫實爲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

飾詞以自掩于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
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爲反復人耶以是論之
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煩復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
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
侶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
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
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于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秘史載漢高帝爲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爲白蛇按白蛇爲王莽此大無據蓋王莽於西漢之末篡位閔十四年而被誅與高

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
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
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
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偁道羈之眞州凡十六年一
日得一鴈見郝輒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
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者也詩以蠟爲丸系之鴈足祝之北達鴈至于
汴泊金明池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偁道

俱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
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
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
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
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
無一人鴈比乎遂興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
之傳會不足信也

雨山墨談卷之五

兩山墨談卷之六

吳興陳霆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旣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

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喻開悟信亦正矣然時
有詼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
山著書其言曰子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
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氏爲
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
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
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
幾有好之者其自任蓋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
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廬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閑朝廷君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至穎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廬在翰苑一日凡草二十制訖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曝問之院吏父也其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險罍子耳洪爲面亦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

至於沒齒者素有以限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
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
子不言不笑將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
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
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
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
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
寶積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

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
記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
以文錦冒一寶櫃實凡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
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
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
足論也旁一伶號情古蹟唇觀之伶作矜靳態
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弓檢之則
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
之取譚乃倣竊其餘意也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覲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市其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

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齧之是致酒酸不
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齧之亦國
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
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令其作讖文
以惑天下皮進讖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
祈黃巢頭醜以爲讖已怒而殺之每嘆文人無
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襲美晚
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

弼仕宋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絕有妄人造謗謂龔美隳節于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弼嘗欲辨于朝不及而卒審爾則龔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誣景文疑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而群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秦之水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

下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爲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乃不敢爲王母之意蓋懼嬰爲天下的故教嬰
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爲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
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
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達具於此
書見之中間事詞容有小舛則主於借况以遣
詞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
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爲談說捍闔之語亦
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滴薄者爲魯酒子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子之糟液也矣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爲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

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
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
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
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
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
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
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州稱帝今冀寧一道所
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

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
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克
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願我是何天子汝等
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
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惧漢氏之
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弒相繼惟北漢稍
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
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弒崇以漢業
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

每三致嘆而書法視十國獨獲文起例有以也
哉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
之不幸也繫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爲忍人矣女
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
所必有者也繫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爲棄物矣
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
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
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

按衛宣公既卒公子頑適於宣

姜穆姬乃父歿後宣姜所出

長淮爲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廬壽之淝淮蒙穎之渦穎宋亭之濉汴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滹沱之在桑乾灤

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懸者曰滬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

在荒徼之外非中夏氣肘可隸固禹跡之所畧也。由是言之江河爲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稷而墜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

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籍以自明者也本言

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
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免焉是安有不利孺子
之讒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
以金縢與豹韜並言蓋以周公不能委去如許
由之決以是遭讒被搆而卒之困躓非此書則
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
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積天下之疑者也其
視太公謀國之書顧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
哉今註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韜槩曰陰謀

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詞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間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望也太

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聖人不爲器
尸不爲謀府其爲語稚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
雲烟火涔雲陂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
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聾虫也而可以通志無
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
光其孫爲水其爲語竒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
爲語壯天地之龔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
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

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
新淮南子多用文子而間以莊老諸子之說其
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
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八公之徒纂拾
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慎
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
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懼遂凌遲
於是以朝餉事畢之間爲之注解則注之者高
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徙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
順州止泊驛會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
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
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
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
遣皂衣吏賫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
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頤胡婦
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

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
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
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
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
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
有所覷賦念奴嬌一闕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
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
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
隨天地翻覆一笑避這相逢勸人滿飲旋旋

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
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
盡船王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
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
罕審矣後乃從沉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妬而
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廷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填海錄云厓山淪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昺所
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
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

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
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厓山破
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
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輒先委而去之豈非
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
有無邊受屈之嘆也又按龔夔集厓山之戰世
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
死于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除是時當焚以

爲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援兵不然宜速爲備無
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
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
蘇逢吉自殺漢亾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
一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亾者見
帝崩而漢已亾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
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亾所以破其奸子謂隱
帝弑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亾也劉崇以

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褊小而名義則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王雖亾而東西周尚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湏在太原既下之後則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亾哉善乎瓊山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亾皆不書而獨書漢亾者著漢之亾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

漢亾者歟嗚呼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六